

新中国第一个自费出境旅行团

◆ 高达

到莫斯科中间分段停机七次,实际飞行22个小时

首发团的49位成员,上海有35位,广州有14位,多数是工商业者和基层单位的领导。家父高事恒当时在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工作,做过对前苏联的业务,就在这个旅游团里任理事长,可以被认为是“管总务”的,所以有点这方面的资料留存至今。

要参加这第一个自费出境团可不容易,旅游者需提早三个月报名。1957年6月25日,大家在北京集合,于次日早晨坐飞机出发。当时还是螺旋桨客机,中间要分段停机七次,实际飞行时间长达22个小时。直到27日13:30才抵达莫斯科(北京时间18:30)。整个旅行历经前苏联的六大城市:莫斯科、斯大林格勒、罗斯托夫、索契、基辅、列宁格勒。他们曾乘游轮沿伏尔加河南下,一小时后折入列宁伏尔加——顿河运河。上下水闸13道而至顿河,过齐姆良海而抵罗斯托夫。也曾乘火车赴索契,车在亚述海和黑海边行驶,沿途风景颇佳。一路上参观轻重工业的工厂十多个、集体农庄一个,以及不少名胜古迹、纪念馆、博物馆、文化宫、展览会等。7月18日早晨从莫斯科乘国际列车返国,7月25日抵哈尔滨。家父因上海还有预定的工作等待他处理,就按照日程返回了,据说当时该旅游团还有少数游客,分团去东欧国家继续旅行的。

谈及旅行感受,当年喜欢动手写文章的父亲在他主笔的铅印本《旅苏观感——1957年中国第一批赴苏旅行团》里写到:“这次中苏两国国际旅行社所给予我们的照料,无论在食宿的款待,行程的指引及新事物的讲解,真是不惮烦劳,无微不至,这是我们衷心感谢的。”这段文字,说明这个旅行团全体游客感受到了中苏友谊的氛围。

由于每个游客容许用人民币换取的卢布是有严格限制的,大家都注意保存着派最重要

上海,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个自费出境旅行团出现在1957年。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,全国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。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后,政府开始允许部分工商业者在旅行社的组织下,自费出国旅游。第一个旅行团的目的地就是前苏联。

的用途。记得父亲从苏联回来,给我的礼物是一本纸模和一盒象牙色的塑料积木。即两张硬纸板,中间夹着用纸剪的模型。我打开硬纸板,剪纸在两张硬纸板向两边牵动后,就站立起来,竟是全套的克林姆林宫建筑模型!那盒塑料积木更是稀有,当时中国没有塑料,我原来的木质积木容易脏。塑料积木洗涤后,鲜艳亮丽,令人喜爱。家父给他自己买的是一大盒双面保险刀片,薄薄一片是男士刮胡子的专用品,其钢锋的工艺质量也大有讲究。

在赴苏旅行团名单里有个来自上海的张复辛,是当时上海中国旅行社的总经理,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共地下党员。家父爱好旅游和摄影,并收集了大量旅游资料和照片,这引起了张复辛总经理的兴趣,后来两人约好来我家看《旅行杂志》。《旅行杂志》是中国第一套有关旅游的刊物,1927年春季在上海创刊,1954年停刊,后移师北京,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。《旅行杂志》刊物的封面刊头,都是叶恭绰的手笔。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,孙中山大本营财政部长。家父收藏了三百多本杂志平放在地上,垒起比一个人还高。这位张总看了我家有全套《旅行杂志》很是赞赏,说是难能可贵。

观礼朱可夫元帅检阅,登“阿芙乐尔”号留影

家父保存的旅行资料里还有一本油印小

册子,封面由作者用毛笔题“旅行纪事诗草——黄炳权”,这位黄先生在旅行中诗性大发,共写了44首七律,每首诗后都有几条注解,从中可以了解到整个旅游过程中的诸多细节和趣味。如第一首:

领先飞向莫斯科,
八达官厅掠眼过。
塞外风光看不足,
蒙都又听别离歌。

注:1.1957年中国第一批自费旅旅团共49人,于6月26日在北京分三批起飞,我列第一批领先起飞。2.八达山脉及官厅水库。3.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机场降落,下机小憩,见一蒙妇和她儿女含泪呼号,拥抱吻别,很慷慨地搭乘我机。

还有一首“冬宫”:
游览冬宫忆故宫,
东西风格不相同。
辉煌金碧无多别,
一姓豪华百姓穷。

在小册子背后还有图章:“上海盛泽誉写社印、南京东路119号”。

另一份油印的《旅苏简章》,则是旅行社准备的材料。纸面发黄,包含有“游览路线示意图”、“赴苏旅游须知”、“旅苏游览路线及费用简表”和“说明”,文字简朴但内容实用。按照当时的物价指数,在前苏联境内的基本费用是人民币1476.54元。其品相与现在由旅行社发放的五彩缤纷的简章完全是两个类型。

6.高中时代

学校为了迎接高考进行了高中编班考试,原来按学生家庭住址区域编班的次序被打乱了,开始按考试成绩编班。按照各自的成绩,沈嘉毅和卢蓉、郝予兴、黄莺被编入同一个高中提高班级。嘉毅慢慢习惯了不去汪姐那里的生活了。他的成绩还不错,而之所以取得不错的成绩,首先要归功于他在忍受孤独时以看书来打发时间而养成的读书习惯。这些成绩也给他带来了一份安慰和得意,使他感到上帝似乎还有了一丝公平。

黄莺的成绩不如沈嘉毅和卢蓉、郝予兴他们,但也是矮子中拔长子选出来的。刚进入这个班级时,她看到嘉毅,发现他是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住在西藏路的同学,便想找机会好好向他再作一次赔礼道歉,真诚地和他成为要好的同学。

放学时,她看见嘉毅独自离开教室,便忐忑地跟在他后面,看着他修长的背影,脑海里掠过一丝羞涩,一个女孩子竟然跟踪男生。等走出校门后,她装出偶然碰到的样子,主动迎了上去,向他打招呼:“沈嘉毅同学,你还认识我吗?”他一时想不起来,仔细地看了她一眼,诚恳地问:“我们在哪里见过面吗?”她笑咪咪地回答:“岂止见过面,我还去过你家里。”他又向她瞟了一眼,还是想不起来,只回应一句:“是吗?”看他实在记不得,她便大大方方地把以前的故事说了一遍,最后加上一句:“你千万不要忘记恨我,我再次真诚地向你说对不起。”

这一路的说话,使他们双方既感到很意外,也很高兴。他们并排沿着天目路走到了西藏北路,前面出现了同班同学郝予兴和卢蓉的身影。嘉毅指着他俩说:“我们班级成绩最好的是他们。尤其郝予兴,他父母都是知识分子,家里有很多书,他外婆以前是中学里教语文的老师,真叫人羡慕,他已把《数理化自学丛书》全都读完了,他的文科也很好,真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,即使现在开始不上课,考大学也根本不用担心,只是上哪一所大学的问题。他还喜欢写诗,以前是我们班上的诗歌王子。”

旅苏回来后,家父谈论起见闻。在列宁格勒时正逢庆祝前苏联海军节,有机会观礼朱可夫元帅检阅雄壮的舰队,登上十月革命发第一炮的“阿芙乐尔”号巡洋舰留影。除了正常的观光外,他们与普通前苏联人交谈,还有他们的感受。列宁格勒的居民在谈起当年城市被德军包围后饥饿造成的悲剧时,回忆者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旅行中还有个插曲,作为旅游团的理事长,家父要管几十件行李。首发团因经验不足,在事先沟通方面难免有欠缺,怎么处理小费和搬运行李的事宜,没有形成共识。当时前苏联的旅馆行李员是要收小费的,中国人不适应这类处理方式。到了那时候那情况,家父很配合地递上自己私有的人民币,但是行李员因为不认识人民币而拒收。家父又舍不得给卢布,中国游客换取卢布是有配额限制的,要留着给人家买礼物。家父只能自己动手搬运几十件行李,而前苏联的行李员们则袖手旁观。家父也不怕难为情,只当正在做健身运动,好在他经常运动,满身大汗后洗个澡,也颇为痛快。后来他每说到这里,都是一阵以苦为乐的大笑。

在中国现代史上,上海有不少领域都是先行一步,旅游业亦然,无论国内游、出境游,都有可圈可点之处,这个中国第一的自费旅行团,就是其中一例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摘自《档案春秋》2016年第7期

黄莺听着他的介绍,看着予兴和卢蓉他俩并排靠得很近,好像情侣同学,但在刚见面的嘉毅面前不敢直说,仔细地斟酌了一下用词,说道:“他们好像很要好,经常在一起吗?”然后小心地等待他的回答。

嘉毅以不以为然的口气说:“他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在一起担任班干部,已经是老同学加老朋友了,他们要好是当然的事。”嘉毅因为有过自己和英姿的经历,心智也相对比较成熟,对同学的恋爱倾向并不大惊小怪,但由于和她是第一次接触,不愿意将自己好朋友的恋爱关系说得太直白,故意避免使用恋爱这一中学生最敏感的词汇。

他们边走边聊,不知不觉地追上了前面的予兴和卢蓉两人,嘉毅向他们介绍了黄莺,尔后对予兴说:“你还记得小学里,我的头被人家打破受伤的事吗?”予兴一脸纳闷,嘉毅笑着说,“你不是说过,如果找到那个打我的人,你会为我狠狠报仇的,现在这个人已经向我自首了,就在你面前了,你看着办吧。”

予兴一下子明白黄莺就是当年那个扔砖头的女孩,笑起来叫道:“就是她呀?!哈哈,世界可真小,你俘虏她了,那你自己处理吧。”旁边的卢蓉似乎也记起了嘉毅在小学里受伤的事,也捂住嘴嗤嗤地笑个不停,只有黄莺面露尴尬,赶忙说明:“我刚才已经再一次向他赔礼道歉了,他也原谅了我,这都是过去的事了。”然后和大家一起笑了。

在西藏北路和新疆路的交叉口,黄莺在要穿过马路和他们分手之前,不失时机地发出邀请:“你们几位成绩都比我好,如果不嫌弃的话,有机会上我家来玩,帮帮我功课,我会给你们烧好吃的。”予兴和卢蓉从来没有收到过来自同年龄的这样邀请,爽快地答应道:“我们要吃你亲自烧的。”

星期六下午不上课,嘉毅、予兴和卢蓉三人相约来到黄莺家。她住的是在西藏北路西侧国庆路上的私房,整幢二层的房屋都属她家,那是很早以前由她祖父母仿照自己家乡江南民居建造的。黄莺父母住比较大的一层,她独自一人居住二楼和阁楼。二楼的房间要从房屋后门的楼梯上楼梯。

细说孙中山家族

沈飞德

4.绰号“生张飞”

林镜娶中山小榄人何灵洁为妻,生有女莲芳、莲茹,子瑞明、瑞雄、瑞伟。何灵洁在抗战期间病逝后,林镜娶继室何氏,生有一子瑞英。1953年,林镜在故乡病逝,年仅43岁。他的儿女现都定居美国。1986年,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,林瑞伟应邀赴北京参加纪念活动,还受到康克清的接见。2006年11月12日,北京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,时已73岁的孙秋筠的孙女林莲芳,应邀从美国加州到北京参加纪念活动,之后又与孙中山亲友团一起赴南京,参加11月14日在中山陵举行的谒陵活动。林莲芳在南京接受《扬子晚报》记者采访,她回忆说爷爷林喜智一直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,在1908年前后,孙中山寄给她爷爷一封信,希望爷爷帮助购买黄豆、火柴、衣服等物品。实际上,那是一种躲避检查的,只有他们才懂的购买军用物资的暗语。像这样的书信,海外亲友收到很多。他们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孙中山革命直至成功。第一次到南京的林莲芳还告诉记者,她父亲林镜和姑姑林耀梅曾在1929年从广东赶到南京,参加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。如今七十多年过去了,“中国人有气魄,终于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,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心愿。我们替他看到了”。

翠亨村是一代伟人孙中山的故乡和出生地,是孕育他生命的摇篮,也是他反清革命思想形成的发源地之一;翠亨村留下了孙中山和他亲属的活动踪迹,是众多孙氏家族成员的精神家园和生命的归宿之地。无疑,孙中山谱写了翠亨村孙氏家族的传奇。翠亨村又因有孙中山而荣耀千秋,名扬海内外!

孙中山领导反清的辛亥革命,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并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,创建了中华民国,可谓彪炳千秋,受万世敬仰。有人则把他的大哥孙眉誉为创建中华民国的幕后英雄。对此,孙中山的侄孙、孙眉的嫡长孙孙满先生曾感慨地说:“没有我的祖



父(孙眉),就没有国父(孙中山)。”换句话说,没有孙眉,也就不可能有孙中山后来轰轰烈烈的一生。这无疑表明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中,孙眉的位置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。

然而,历史却常常让人感到疑惑。今天,人们谈论中华民国,往往只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,却很少提及孙中山大哥孙眉其人。不过,史卷拂尘,当年孙眉在海外艰辛创业,倾家荡产资助孙中山革命,以及同胞兄弟手足情深一幕幕历史往事,将永远呈现在所有对孙中山充满无限崇敬的人眼前……

孙眉字德彰,号寿屏,1854年12月6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(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),是孙达成的长子。孙达成早年以务农为生,后外出谋生,曾在澳门葡萄牙人开的鞋店当鞋匠;后回乡结婚,重择农事。据说他婚后八年才生孙眉,那年他已40多岁了。孙达成中年得子,自然喜上眉梢,对儿子钟爱异常。孙眉少年时一天到晚沉溺于玩耍嬉闹,不肯读书,令孙达成十分生气。孙眉到9岁才开始读书。冯自由在《孙眉公事略》一文中说:“德彰幼聪敏好动,读书乡塾,性颇强悍不羁。”

孙眉读了四年书就结束了学业,帮助父亲从事农业劳动。1869年,孙眉15岁那年,由于家贫,他到离翠亨村不远的南朗(今南朗)的一户地主程名桂家做长工。此时,不喜读书的孙眉“倒痰盂,下田耕作,什么粗活都干,得主人欢心”。据传,孙眉体格健壮,力大无比,两牛相斗,他能将牛分开,一个人能打十几个人,加上他性格耿直、暴躁,因此有绰号“生张飞”。那时,广东省和外国通商早,冒险出洋谋生的人也较多,自18世纪末已有人移居美国、夏威夷、南洋群岛进行商贸活动。翠亨村濒临澳门,受域外风气影响早,不少人远涉重洋到海外谋生。孙眉自幼富有冒险精神,向往有一天也能梦圆洋洋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孙眉做长工两年后的一天,原在崖口村居住的舅舅杨文纳从檀香山经商回国。孙达成觉得家里穷,再加上儿子孙眉荒废学业,靠做长工没有出息,就找杨文纳商量,请他带儿子到檀香山去谋生。见多识广的杨文纳听了孙达成的介绍,觉得孩子顽皮是出于天性,年长懂事后,或许可以干出一番事业的,所以,他一口应允带孙眉出洋。



旅行团一行人在集体农庄内的合影,左二为作者父亲高事恒